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禮拜

第八冊

中 午

六 手 拜 禮

七

十

期



THE SATURDAY No. 71

上 中 國 舊 廣 州 發 行



京劇盛行將百年而劇中本事源流之考實與夫名伶之真曲本向均珍貴若枕中之秘迄少流傳近來劇學昌明諸名藝員亦均通達時流能祛其舊習故本館得輾轉覓得名家真劇本並請鈍根大錯兩先生編次撰考以輯成此完全之京劇考本真顧曲家之指南而演習家之津筏也每冊又必冠以名伶肖像之銅板圖數十幅無不精美絕倫故自編行以來每冊必銷至數萬亦可見是書之價值矣現已出至九冊餘冊亦將趕緊按次出版以饜閱者之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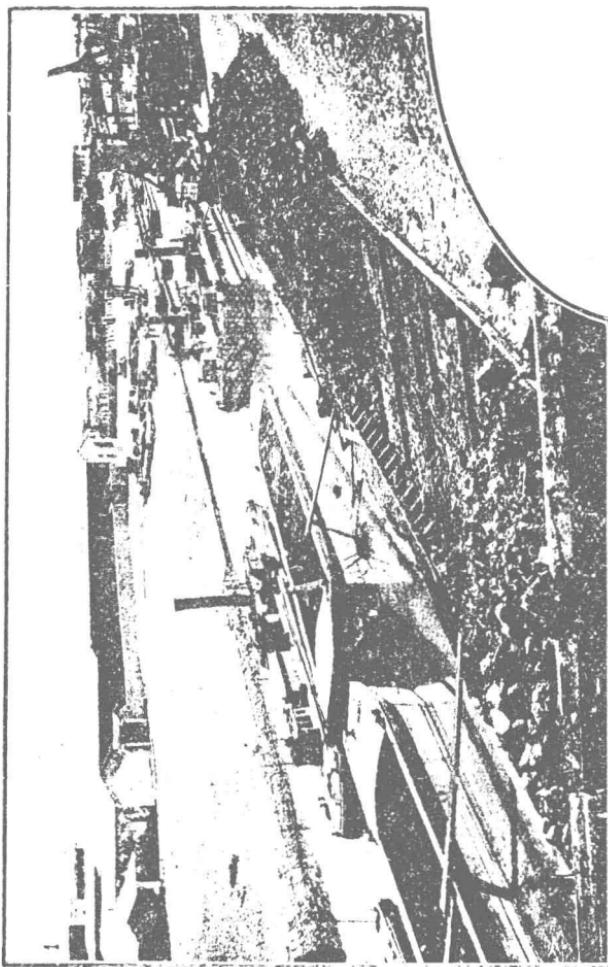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戰時之德皇



THE KAISER IN THE WAR

COALING STATION ON THE SUITZ CANAL



蘇士河之煤站

敬步陳蝶仙君原韻題禮拜六（武進劉穀蓀國生）

有誰酣夢。有誰醒苦雨淒風。幾度經此。是囂俄哀怨史。莫當郢說等閒聽。

而今裨海起狂風。欲挽波瀾屬二公。虛昂星房前。一日新書萬本振頑聾。

虞初九百化神工。惟此文章堪嗣宗。扶植倫常彰善惡。勝他暮鼓與晨鐘。

著述等身世望誰。船山文孝足相期。遙知月白風清夜。正是凝神下筆時。

目 次

禮拜六第七十一期目錄

慕容大夫 小鳳
斬黃袍 馬二先生
搗麝拗蓮記 馬二先生

燭影鐘聲 瘦鵠
鸚鵡 天白
怪怪 伯雄繪鐵

詩人 伯雄繪鐵
賣梨童子 醉農
黑珠 天白

黃金鳥 L H 生
劍胆簫心 杏痴

慕容大夫烈生而神敏十三通五經十五舉於鄉里之士族爭以女郎庚帖投慕容家若曰得婿斯人冠帔之榮當不異拾芥大夫早喪父母婚事由已乃遍擇里中女郎得拓跋阿奴喜曰渠家累世台閣今其兄行走上宮參與機要以若權勢佐吾清才文章固自有靈奧引尤堪附托已遂恪恭媒定之奴育於拓跋家側媵貴家妾媵女日於名利場着冷眼其咀嚼甘苦甚於賓人予微聞許爲大夫妻念大夫貧士殊勝紈袴得脫名利場作蘭閨清課人福復不小合卺之夕芳心私慰而大夫以奴之降自貴人家綢繆倍至婉變數夕情愛乃篤於畫棟之雙燕好事者聞此美滿之新眷屬罔不曰書中自有顏如玉彼其之子懷香抱玉艷福固不淺而拓跋娘據才子爲夫婿愉悦亦無兩矣

里有軒轅生其祖嘗於晉代遊中散步兵間狂放之習恒屈稽阮而下之死乃詔其子若孫曰讀書人無他術自重於世途世無識者卽遇雄主亦洩溺儒冠之儻耳若輩氣燄咄咄逼人惟狂之一字庶足折之彼相如五步長孺一揖猶帶頭巾齷齪氣不願汝儕效之也軒轅氏子孫秉斯立身遺訓多不得志者至生而慨然曰天下寧有氣可屈王侯而學不足信鄉里者哉乃刻意讀書十年而鄉里間無不知軒轅生者慕容大夫婚後之月許軒轅生笑然稱謁奴宿聞軒轅生名喜謂大夫曰王侯不足以臣生諸侯不足以友生吾儕何幸乃致生投刺請謁哉願郎禮之大夫謙受奴命肅衣冠以出

軒轅生此日服飾殊異衣鶡衣其補綴處直不啻初齋之雲色無奇不有又似千年前之畫品絢素畢備苦多霉損冠進賢冠則又光采奇麗以之比衣直似雜西子無鹽於一席彼冠與衣幸爲絕無知覺者否則必詰貴成訟而

泥塗軒冕。正不知孰爲矯情也。然此日苟據生全體以衡論。則冠與衣猶未足稱絕倫。超羣也。生固來賀大夫婚者。其絕妙之賀儀。竟爲纍如貫珠之冥帛。奇哉。地非墟墓。事非喪葬。生攜冥帛而來焉。何爲而生於斯時。謹敬將之。若此送死之不祥物。可點綴洞房。以祝大夫伉儷百年者。試謠生眉眼間皮裏。笑容衝突。欲出則知生固決然以冥帛爲賀禮者矣。

大夫出肅客遍索不得。而得纏縷攜帛人於廳事間。方奇詫間。生遽笑而前。曰。客在此。若詎不識。軒轅生而別求所謂賀者。大夫周視生上下。覺除一冠以外。無一似賀客者。詫曰。君來何爲。軒轅生笑曰。來弔。拓跋夫人耳言次。手舉冥帛。幾及於肩。大夫憤極。直視竟不成語。生狂笑仰天曰。慕容烈偷哉。既睹余冠裳之異。合有動於心。顧乃呆如糞土耳。雖然。余爲弔客來不容不盡。厥詞乃不顧而唾。擲進賢冠於地。覆以冥帛。而言曰。金錢爵祿智士所薄。良

以此物之足以破家亡國也。大好眷屬何亦值此惡魔冤乎冤乎拓跋阿奴。余行見嬾之淚痕汎瀾耳。言已疾趨竟出。大夫聞生言汗出自脊。瞪然除富貴心腸外。幾無寸膚。不爲生語所激刺。嗒然反顧而盈盈自屏後出者爲竊聽客語之阿奴。

越若干年排衙之聲出星子縣署。其聲陰慘足示高坐堂上者面當作鐵青色。旁多雁列而虎視者其態頗足與坐上人相稱。時有老人偃僂隨吏役後。淚痕橫頰泣且進曰盜入吾室乃如主人搜索到婦孺不足更掠子媳去。不白上官倒懸何由解跼蹐聽點跪伏階下而呵叱聲與告訴聲乃雜作不半畧。彼老人已入衙外站籠中呼吸僅屬環而觀者罔不顰蹙低語曰慕容公治下何來劫盜。彼老人不上訴省吏而逢慕容公之怒死晚矣。更有聞斯語者叱曰汝乃不畏死縱口舌作褒貶詞耶。觀者乃惕息掩耳去。呐呐頌邑宰。

明聖不止。噫大夫誠老於聽訟者哉。

錦衾初溫蘭缸未燼慕容大夫芙蓉帳中忽作絕世旖旎之辨論拓跋奴歎曰郎近以嚴刻市美譽上司按語八字下民怨毒萬重大夫曼聲慰之曰一行作吏遑問良心多殺一人何足置意但得舅爺歡志願已足奴慍曰來俊臣一世能吏今復如何郎苟不宥此老人者妾必崇於冤魂大夫笑曰如夫人言合向丘舍間討生活作吏何爲夫人休矣試問汝阿兄所以厚念此妹增者非喜其能多殺人耶奴知大夫慎且利祿所劫非言語所能醒乃黯然不復語翼日而報盜之老人死一月而傳旨嘉獎之喜信至三月而擢授九江守之恩意下星子城中香帛遍市各申無上之誠悃以送邑宰大夫乃錦衣駿馬攜拓跋娘以去使君行旌出郊十里如雲之衆焚帛壠野歡呼以祝大夫顧盼若神笑詰拓跋娘於車中曰如何

大夫無所慕。幼慕與鄰女戲。繼慕拓跋。得妻則慕。上僚保案。自蒞九江。又慕白太傅。奴曰白某以輕薄廢棄。何慕爲。大夫默然笑。曰。慕琵琶聲耳。顧大夫畏奴。非畏奴畏奴。有兄足致已之升沉耳。會奴兄擢少宰。分天子黜陟權。臨制百僚。邸報至。大方微服。醺然歸趣。再拜向奴。謂舅日貴指顧見宣麻。帡幪之下。宜踵前稱。賀觴惜被命。守郡無擅離。職守禮無已。其攢金帛修啓。以獻耳。奴笑曰。無須官人忙。妾已遣人齎禮去矣。大夫則大喜。訛奴不已。越十日而使者賚謝帖。歸言少宰敬謝阿夫新姪艷且慧。此次賀禮無若阿夫。腆者。大夫反覆視帖。大惑不解。奴笑曰。曩日醉歸。自何許綺筵方撤香車乍往。移郎心上人作郎祝賀品阿兄。乃噴噴謝郎。不有妹。今日少宰姪侍作太守夫人矣。大夫大恚。然以少宰故。不敢忤奴。奴曰。剜將心頭肉。勿怪郎不歡。衙中亦有酒。恣飲可已。大夫不敢答。

大夫官運亦大佳。排衙潯陽不匝歲，遽擢守首郡。失一玉人，得一南昌。其投報不可不謂銖兩恰當。皇帝家名器食不足飽，衣不足暖，取之不竭，實如黃河之濁流。苟有好者，則求之又不啻沉疾之望。倉扁人類名物，舍倡家尤物外，鮮可擬其奇妙。毋怪善營項戴業者之視，倌人作官人也。大夫旣煊赫綰首，郡印綏日北望道。阿舅恩德拓跋奴，則戚戚若撓重憂。雖擅內媚術，若大夫終無能爲阿奴解。越半載而洪楊起南粵，阿舅以少宰膺督師命，開府江上。大夫大喜，曰：「臥榻之側，酣臥者乃吾阿舅。」慕容太守今日登仙矣，果焉拓跋督師奏以大夫記名道員總全軍輸挽國庫民賦，絡繹擡來。大夫許惜大丈夫自負風節，僅剋什一歸私橐，苟值盜跖流必胠篋，發局以去矣。

大夫官益顯，則自謀者益減。挾策以告督師曰：「漢高留蕭何在關中輸挽，乃不竭。今阿舅督師江上，旗鼓逗留方城漢水間，而委司餉需者於敵境。一旦

賊長驅北來就南昌以粟吾某一人不足惜阿舅殆矣督師獰笑曰阿夫策甚善苟如阿夫語余必棄此輿區怒馬陷陣誓拚一死俾阿夫擁巨資作富家翁去矣繼曰以一邑令不三載躋大位是誰爲力而欲致其人於死地耶遽顧左右曰趣詢諸營務處軍法擅離職守者伏何辜大夫大怒哀曰不念督師妹耶督師曰妻且不顧何有於妹姑念曩日賀禮不惡速去毋多瀆大夫乃鼠竄歸擲其冠以巾巾曰有妻不能庇其夫媚也何謂奴聞大夫語慄慄不敢問奴蓋慧人也

著書人聞諸其友辛丑生曰洪軍旣自粵西間道趨湘鄂其左軍東徇皖贛自萍醴而下一日馳百餘里南潯兩郡駐軍僅三千餘譁然盡潰大府倉皇宵遁洪氏左軍遂睡手扼湖口以臨江左其前鋒駐廣饒間號令嚴整其帥能讀書嫻文史居然儒雅一夕命酒飲帳內徐徐顧左右曰晨間女子無恙

乎趣引以來左右有尤親者白曰個女子殊倔強引以來懼敗帥興帥笑曰余豈劫弱女子於危者耶趣引以來未幾一少婦含淚入帥下座嘆曰夫人僕固猶是曩日執冥帛之賀客也大夫如何矣

小窗言

斬黃袍

(馬二先生)

話說上海有爿最大的舞臺有一晚『南北共和』演完了『斬黃袍』將出場彼時台下正廳東偏有兩個看客互相談論

(甲)我要去了

(乙)爲什麼不看完了這齣『斬黃袍』

(甲)我不愛看『斬黃袍』

(乙)你眞外行今晚這台戲全靠『斬黃袍』賣錢爲什麼不看

(甲)你纔外行呢這齣『斬黃袍』是從前的一種開台戲舊是舊極了又是

一齣勾臉戲有何可看之處。

(乙)舊雖舊但是現在狠流行的至於勾臉一層你又外行了不勾臉如何能唱『斬黃袍』呢。

(甲)我反對『斬黃袍』的情節你想他一做了皇帝連拜把子的老弟都不要了有何可看了。

(乙)你何必替古人耽憂況且如此做來更可叫那一般合皇帝拜把子的看看也好。

(甲)看什麼他們都一心想做『高懷德』却不曉得將來都變成『鄭子明』了。

(乙)何以見得都要變成『鄭子明』呢。

(甲)我看見『韓素梅』太多所以知道做『鄭子明』的也又不止一個。